

說部叢書

初集
第十八編

言情小說

(卷一)

鴛盟離合記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張亮
采編

中國風俗史

定價
六角

自來風俗之美惡足以見政

治之得失此書自開闢

以來至明代止數

千年之習尚備舉無遺此外

如方士胡語尤詳

加註釋俾便閱者今日

社會學說方始萌芽則此書

誠參考之要冊也

行印館書印務商

共十
二冊

黎選續古文辭類纂

一元
六角

是書爲遵義黎庶昌先生

所選繼姚氏古文辭類纂

而成與王氏之續古文辭

類纂大旨雖同體例稍異

王選祇及清朝多至四百

首是書則上自周秦下迄

清朝清朝文雖祇二百餘

首頗有溢出王選者而奏

議辭賦敘記則又王選所

無故已讀王選者更不可

不讀是書以一證其異同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上下
二册

左 孟 莊 騷 精 華 錄

定價
五角

閩縣林紓編
左孟莊騷。爲吾
國中古時代文
學大家。古孟開
紀述論議之詞
源。莊騷爲心理
寓言之文字。閱
肆瓌麗。爲治古
文者所宜誦習。
惟全書繁富。詞
意過高。不適學
者之用。今林君
琴南集其精華。
都爲二册。罄其
數十年之心得。
逐加以詮釋。
批語以資引導。
誠爲近今國文
法程之善本。

分訂
三册

史 記 菁 華 錄

二角
五分

史記一書。汪
洋瑋麗。無奇
不備。允爲文
章鉅觀。惟全
書卷帙浩繁。
初學不易卒
讀。是書爲史
記選本。并詳
加評語。指示
義法。裨益後
學不少。現經
本館用大字
鉛印。訂成三
册。廉價發售。
可作課本。亦
可供自修。

戊 中 年 正 月 初 版
中 華 民 國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版

(鴛 盟 離 合 記 二 册)

(每部定價大洋陸角)

原 著 者 日 本 黑 巖 淚 香

譯 述 者 直 隸 湯 爾 和

發 行 者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刷 所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

分 售 處 商 務 印 書 館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濟南

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安慶長沙

桂林漢口南昌蕪湖杭州福州廣州

潮州雲南香港貴陽南京蘭谿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呈報五月十四日註冊

鴛盟離合記卷下

本篇三十五

春王正月早歡。天喜地成了兩對。新婚一對。是小侯和馬克。一對是內山夫人和大津博士。

第一對立刻去蜜月旅行。上了大陸。第二對暫時留在倫敦。先叫道子到百老匯去。通知風婆和輪子。

這兩箇人聽見這話。真是出於意外。他們以爲博士到倫敦。是爲了馬克。內山到倫敦。是爲了小侯。那知道他兩人不是去喫喜酒。倒反自家配了對子。這一驚非同小可。輪子是照例哭喊。着風婆是要去控告博士。說他違背婚約。道子雖不說什麼。早聽見有人扳駁他。說是你這種隨心所欲的婚約。隨便什麼裁判所。肯收你的狀子麼。你要告。儘管去告罷。

還不止此。這輪子和風婆也大鬧起來。道子近來因爲他兩人狼狽爲奸。很不舒服。

見他們自生嫌隙。覺得非常得意。他兩人看見道子有得意之色。也曉得螭蚌漁人的意思。早又和好了。倒反向道子打聽博士的意見。

博士的主意。是把他們像從前三倍的恩給。此後須另外分居。博士本來擁有礦產。所以待人有這樣豐富的。資給款項。三倍於前。那闊綽也三倍於前了。這風婆除此以外。本無目的。也就軟了下來。說道。博士和我的婚約。竟會忘記了。這是欺人太甚。不過他萬事都善於忘記。我也就恕他一層。說了這句門面話。過去了。輪子雖然不肯干休。但也沒有法子。此後就昏昏沈沈的終局。

却說兩對新婚。除了幸福以外。別無可記之事。到大陸去的馬克。見聞愈廣。覺得從前所見。都是錯的。有這種進步。本來是傾城的美女。十全的品格上。又加了一層光輝。既做了新夫人。在那孤身時代。不顯出來的長處。這時候也顯了出來。而且揀那婦道應為的事情。件件留心。片刻之間。都不肯造次。要想叫人家說一句這人倘有了家私。不是要風靡交際場麼。他是這樣的做品。

就要回家的前頭。馬克寫封平安信給老夫人。小侯立在旁邊看他籤名。只寫一箇M字。小侯勸他把名字寫全了。不可寫畧字。馬克偏不像平常柔順不肯依他。拿話來打岔道。你在女人的名字裏頭歡喜那一類。小侯滿心是愛也就岔過去了。答道我最愛的就是馬克這箇名字。這種問答在新夫婦是時常有的。他人看起來不過有趣。在馬克如同國家存亡所繫一般認真的問道。不是說我的名字。你另外歡喜什麼呢。小侯心裏別箇女人的名字有沒有却不知道。他稍須想了一想答道。除了馬克這兩箇字以外還有『曼子』這箇名字我也很喜歡的一句平淡話。馬克早變了色問道。你說出這箇名字來是什麼道理呢。小侯道。我們的家譜裏叫這箇名字。的夫人已經有了兩位一位便是我母親。馬克不等說完就道。母親也名曼子麼。小侯點頭說道。七代以前也有一位夫人叫作曼子是祖先之中第一位賢女不但屢受朝廷褒典在當時並且入過賢婦傳的。馬克聽了這番話也就不驚了。小侯亦不覺得詫異。但是這一場閑話到後來有想着的日子便了。

本篇三十六

此○後○馬○克○凡○在○書○函○及○其○餘○題○籤○之○中○決○不○寫○自○己○的○名○字○一○定○要○署○名○的○就○寫○上○一○箇○m○字○小○侯○很○覺○古○怪○但○是○曉○得○女○子○們○有○種○男○人○所○不○知○道○的○妙○癖○這○也○是○癖○中○一○種○這○麼○想○着○也○就○罷○了○

却○說○旅○行○回○來○沒○有○多○時○小○侯○因○爲○和○債○主○算○帳○到○伴○野○莊○去○說○起○總○帳○來○伴○野○莊○爲○了○宿○債○久○經○在○人○手○裏○現○在○不○過○是○去○年○收○入○多○少○付○了○多○少○利○錢○還○有○多○少○本○錢○和○債○主○去○結○算○本○是○每○年○一○清○結○去○年○年○底○要○算○的○爲○了○喜○事○所○以○直○耽○擱○到○滿○月○之○後○

新○婚○夫○婦○片○刻○難○離○馬○克○也○和○小○侯○同○去○論○起○這○種○事○情○帶○着○夫○人○去○很○有○點○不○便○但○是○小○侯○也○想○叫○馬○克○看○看○我○家○世○居○的○莊○園○何○等○華○美○領○地○何○等○廣○大○所○以○帶○了○他○去○那○件○野○莊○本○來○入○得○名○勝○導○游○記○的○華○美○是○不○必○論○了○小○侯○坐○着○馬○車○進○了○界○線○忽○然○起○了○一○種○感○慨○倘○使○這○莊○子○至○今○還○在○手○裏○今○天○領○了○新○婦○回○來○何○等○快○樂○

領地的居民家家豎起國旂出境歡迎寺院裏撞起祝賀鐘來全領地如同大祭日一般現在呢只有兩箇人連僕從也沒有已經傷心了況且這次來的事情又爲了算那還不起的陳債恨不得偷着過去不給人家看見想起母子二人分明絕望兀自熬着貧窮想贖回這分產業如同害了相思病一般真可憐極了

馬克見了這莊子比小侯還要驚歎從驚歎裏想到小侯失了這分家私的遺恨因起了箇念頭怎樣能由我夫婦手裏贖他轉來就好了這句話可算妄想少頃小侯和債主結算之後愈加絕望原來去年田地歉收幸虧山林還有點利息僅穀還那銀利其中又分了些給老夫人連銀利也沒有還清早已透支着今年的進款那本錢是一點也沒有拔輕

算了兩天賬第三天回去馬克在馬車中好幾次回頭看那山林牧場的豐富對小侯道你和母親的心境我曉得了有這樣好莊園偏不能住在這裏小侯笑着打岔道我得了這樣寶貝還懊悔什麼呢就指着馬克的臉馬克道你不要講笑話從此

以後我們不要去講交際竭力節省我夫妻手裏總可以贖轉來罷。其實是積債如山。聽你怎樣省儉。沒有能贖回的道理。但是小侯很歡喜說道。你這樣心思待我。比贖回這莊子還要滿足了。大凡真要好的夫妻。越貧窮越親密。爲了生計艱難。家庭口角決不是相依爲命的夫婦。他二人回了倫敦之後。馬克認真節省起來。有時小侯因他這樣省儉。不免有擔心的說話。他倒反勉勵小侯。小侯本是男爵的身分。自古以來。是社會所尊敬的人家。交際社會來攀引的很多。不能回絕的也有。所以相識漸漸多起來。家用也漸漸的增高。但是馬克的奮發心。絲毫不懈。費用雖多。捏了不肯放手。小侯却愁得很時常說道。這樣愁法。是要生病的。這句話後來竟變了讖語。

從前無論什麼艱難。不能挫折的馬克。現在漸漸的抑鬱起來。差不多沒有笑容。只要有了功夫。就像想什麼似的。還是疲倦呢。還是特別有擔心的事故呢。小侯時常問他。總沒有美滿的回答。只說道。沒有什麼擔心的事。這是決非實話。有一天小侯

無意中走到馬克房裏，却見他伏在桌上，暗泣手底下，壓着一張報紙，的確是爲了什麼新聞哭的。看見小侯走來，立刻把那報紙摺起來，藏過了。小侯看新聞的題號，却是倫敦太晤士。

本篇三十七

小侯問道：爲什麼看看報哭起來呢？答道：沒有這事。小侯拿起報來看，那雜記欄內，沒有像馬克哭的事情。又想到他這抑鬱，不是今天起的，想來不爲了新聞。這麼一想，也就攢開，便竭力安慰一番，就這樣混了過去。

停了兩三天，小侯出門，遇見了幾箇朋友，聽見他們說着許多話，結末有一人說道：那春山竹子夫人所尋的姪女，住在何處呢？這是怎樣的事由？小侯却不知道。但是春山竹子這名姓，好像聽見過的。就問那人道：怎麼一回事呢？那人倒詫異起來道：這到處喧傳的事情，你還不知道麼？太晤士的告白欄，請你看一下子，就明白了。太晤士這句話，小侯却異樣動心，再問道：在那新聞的告白裏麼？另外一箇人說道：前

月登了三回本月也是三回看去直要等姪女尋着了爲止總是每月三回呢這春山夫人是箇孀居他丈夫遺下莫大家財所以紳士社會很垂涎的這夫人是尋他自己的姪女有這種情節雖然利害無關的人也不能漠視了旁邊又有一人說道那樣財主夫人沒有箇承繼的人誰也要詫異登報招尋的那箇姪女倘使來了一定是承繼人不過那姪女在澳洲那一邊看不見太晤士貧窮終身也說不定的澳洲這句話小侯聽了也是驚心動魄這一天小侯也不問公事完沒有完立刻跑到自己所屬的俱樂部走進讀書室向管報人討了前月的倫敦太晤士檢那廣告欄一看就是標題是大號的活字寫着姪女春山鑒再看底下道是

去今十六年前父春山桂造領往澳洲之馬克曼子兩人或兩人中一人見此告白速寄信與左記之伯母必能得伯母之回音也寓太僕州春山竹子小侯一口氣讀完了看着新聞動彈不得這廣告所說兩人中一人不是我妻是誰呢姊妹二人十數年前跟着父親到澳洲這是我曉得的他自己也記得有箇竹子

伯母曾經說過的成婚以前疑心他的根柢原來是這樣的根柢真想不到而且他在母親面前自己說是良家女子當時却没有措意現在想起來差不多忘記了小侯想到這裏立刻雇馬車回到寓所剛下了馬車頂頭有箇婦人在裏面出來小侯也不看他是誰一直朝裏走那婦人叫道不是伴野男爵麼一看却認得是風婆他在伴野底下加上了男爵從前向沒有這恭敬稱呼小侯繃着眉頭也不去睬他風婆迎上來道沒有什麼事情所以違教了今天是特地尋馬克、喚尋令夫人來的你所曉得的他住在天津家時候我愛他比自己女兒還要切些所以記掛得很不看見是不行的大津博士時常這麼說道是無依無靠的馬克和女兒般看待他的只。有。你。他。心。裏。也。很。記。得。後。來。一。定。要。報。你。的。恩。了。男。爵。的。明。見。像。馬。姑。那。樣。可。愛。的。人。我。愛。着。他。算。什。麼。恩。呢。呵。呵。……他。一。箇。人。自。問。自。答。述。了。一。大。篇。脅。肩。詔。笑。的。話。的。確。是。看。見。太。晤。士。告。白。的。人。

本篇三十八

說起春山這一姓來。是極有名的貴族。他那一門中。什麼伯爵子爵。在場面上的人。現在還有好幾箇。再說到這位竹子夫人。那是不論男女。都尊敬的。我妻原來是他的胞姪女。由這夫人登報訪問。說來不能不驚。又不能不喜。我那馬克。把這種情節。瞞了起來。却又不能不怪。

馬克見過這告白。是不用說的。從前的抑鬱。爲此而起。前天看了報紙哭。也是爲此。爲什麼不說出來呢。小侯急急忙忙想着這箇那箇。心中如旋風一般。那喋喋不休的老虔婆。一逕不去睬他。跑到馬克面前。那神氣與尋常大異。馬克問道。你做什麼來。小侯道。我一點沒什麼。你怎麼了。說着坐下來。問道。你的令伯母春山竹子登報訪問的事。你早經知道麼。爲何直到今天。馬克早笑容可掬的說道。你也看見那告白了。小侯道。不看見。怎麼說呢。大家都哄傳的事情。怎會不看見呢。馬克道。我從前本是樣樣想過了。今天想和你商量。小侯道。直到今天。纔和我商量。不嫌太遲麼。爲什麼一逕不提呢。小侯不住的追問。馬克倒不好意思起來。說道。我不說是有的。

但是我恐怕弄錯了。小侯道：「那會錯呢？你常說的曼姊，不是那告白中的曼子麼？你的姓不是春山麼？你父親不叫桂造麼？」馬克答道：「是的小侯道：「既是這樣，那會錯呢？你不是春山桂造的女兒麼？」不是十數年前父親帶到澳洲的麼？」馬克道：「這是不差。但是我却没有別樣憑據。縱使有的，也不能解你之疑。所以我直到如今想着，還是不說的好。」小侯道：「有沒有證據不用說，他就是你所記得的講起來，真偽也就立辨了。你在會這伯母之先，想想父親的話，倒是要緊的。」你父親曾經說過有這樣一箇伯母麼？」馬克無精打彩的說道：「父親只有憎厭親戚的話，別樣沒說什麼就不在了。臨死的一禮拜前頭，只有我一箇人在父親面前，父親像似後悔的一般說道：『我從前恨自己的親人，真是我的壞處。我因爲生性拗強，所以沒有可恨的事情。我也恨得不肯干休。到了現在，累你姊妹們喫這樣的苦。只要我有信給他們，我知道他們一定不恨我。』」依然成了手足女兒。我從前的不是你，恕了我罷。不遠送你們回英國，還你那本來面目的一面，哭着除此以外，沒有講過我身上的事情。到了第二天，就

鬱鬱不樂。我只聽見說旅費的事情。那時僅能勉強過日子。那裏還有旅費。沒有多時。我父親中風死了。小侯道。有箇伯母。叫做竹子。你應該曉得的。馬克道。薄薄的。記得一點。因爲竹子伯母很喜歡我姊妹的。說到竹子伯母幾箇字。像似從小說慣的。說來非常純熟。小侯想道。這就是老大的證據。馬克接着說道。我到這裏來。也曾想過。怎麼能去找我這伯母呢。後來風夫人說起太僕州有箇姓春山的貴族。他家有位竹子夫人。這是我初到這裏聽見風夫人說的那時候。我就想難道是我的伯母麼。小侯道。爲什麼不仔細問他呢。那時候。倘使問清楚了。馬克搶着說道。是的那時候。問了倒好。也說不定。不過我想究竟確不確呢。我也沒有憑據。還不僅乎此。我父親在澳洲的時候。屢次改姓。有時叫春山。有時叫夏山。春夏秋冬隨便改。這春山是不。是真姓。我連這上頭也斷不定。這句話。我當時也說過的。輪子和風夫人。那怕一句話。要說上多少回。那時也笑過我的。今天這風夫人來訪我。是非常客氣。從前是捉弄我。給他們取笑的。有時他說道。馬姑。你自己是皇族。瞞着不說。真奇怪得很。像這。

種樣子。怎好和他商量呢。一說出來。徒然做了笑柄。後來我又和母親講過。母親也不十分相信。所以我就斷了念。不管什麼來。慫你就娶我爲妻。我只有感激你的心思罷了。

本篇三十九

馬克所說一句句的聽來。他那說話之中。總有箇不安心的地方的。確是擔着憂的說話。但是小侯却想不到。因爲驚喜太過。看不到這細微之處。等馬克說完了。便道。論理是你一見告白。就應該到伯母那裏去的。已往之事說也無益。現在趕快罷。馬克道。我可以去見伯母麼。這句話那裏還要問小侯。早說道。不去不行。無須說得這樣。非常之事。我送了你去。馬克格外不安。說道。第一回讓我一個人去。不好麼。小侯答道。這算什么。呢。我一定要同去的。見了面。兩邊都可以了然。所以第一次越發不能不同去。有時還得我證明兩句話也。未可料的。即使不然。做丈夫的也不能沒有句話。前途看見你身子着了實。也可以安心。這一席話說得馬克無言可答。便道。既

是這樣讓我先寫封信去冒冒失失的去……小侯道是的突然的跑了去。比起來自然先發信等他回信來指定了日子去的好信裏頭却一定要把丈夫同來的話寫上的。

說話是商議定了。小侯的驚喜一時按捺不下。叫道。那箇想得到你是春山伯爵家的後代。你是當今伯爵的從妹了。馬克道。是這樣的小侯真是出於意外。馬克道。那怕是意外。你的。心。總。不。可。改。變。小侯道。我這愛你的。心。思。難道會改變麼。譬如我曉得你是乞丐之子。或者曉得你是王公之子。馬克仍舊是馬克。我到先要祝你爲什麼呢。你的。心。能。不。變。……馬克搶着說道。我想起這事來就難受。我覺得還是來歷不明。這樣混沌沌的好什麼出身。我總歸是春山桂造的女兒。伴野男爵的妻子。隨便什麼地方。難道會不同麼。小侯聽了這話。喜得來渾身發戰。

馬克就到房裏去。不上一刻。早寫了一封信。拿來給小侯看。小侯接過來。看那信上寫道。